

新式  
標點

消  
稽  
談

嶺南張崖題



中華民國十五年仲夏初版  
中華民國十五年仲夏發行



著 者 我 佛 山 人

標 點 者 永 康 陳 益

印 刷 者 掃 葉 山 房 書 局  
上海棋盤街中市

發 行 者 掃 葉 山 房 書 局  
上海棋盤街中市

經 售 者 各 省 各 埠 大 書 局

新式  
標點  
滑稽談全一冊

定價大洋三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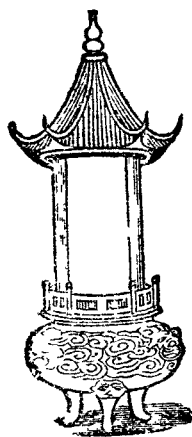
# 原序

南海吳研人先生，擅長詩古文詞，固不專以小說家言騰譽於社會。顧偶爾遊戲，皆奇思俊語，不落恆蹊。猶憶曩歲賣文滬濱，得訂交於先生，承時以逸事諧文見示，載登報牘，遐邇歡迎。良由先生蘊蓄者深，故縱筆所至，鱗毛鳳羽，神采固自不凡也。惜甫及中年，脩文遽赴海內文人，識與不識，無不悲之。迄今四五年，宿艸半荒，遺文在篋，黃鱸餘恨，今古同情！暇日特爲整齊排比，付之剞劂，以公同好。讀其書，猶如見先生掀髯大喚，風生四座時也。印旣成，綴數語於其端，藉誌緣起，并以抒人琴之感云。雲間顧公識

# 新序

齊威王沉湎淫樂，亡國在於旦暮，淳于髡調笑嬉戲於其側，悉以隱語而迴既倒之狂瀾；下之漢，有東方朔者，亦髡之流也，以詼諧格君之非，功實不鮮；太史公曰：『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信而有徵矣！夫人之性，有剛有柔：柔者誤於所事，面爭亦能折服；至於剛者，非惟不能折服，適足以動其怒，愈爭而心愈劣，終無自悟之日。况面爭可爭於一人，而不可爭於千萬人；可爭於一世，而不可爭於千萬世；假千萬人千萬世而欲兼爭之，非將爭之之法，筆之於書，廣爲傳布不可！余讀吳趸人滑稽談，始知先生關心國事，留意民風，欲爲改革而力不逮，遽以詼諧隱語，而成文章，冀挽回其萬一，雖任意揮毫，目的在於引人發笑，而苦口婆心，焦唇敝舌，已竭盡經營，豈僅目爲小

品文字已哉。善乎先生能爭於千萬人千萬世也！要不失淳于東方之遺意焉。余校其訛字，並以新標點斷句，俾廣其傳。無聊子謹識。



# 新式標點說明表

一，表一頓，或一逗。

例如：

入今年來，各處都鬧飢荒。

一，表文句之結束。

例如：

是故煙室中之臭虫及鼠子，恆不肯他徙。

一；表許多小句之長句，或平行句。

例如：

(甲) 此帽則灰色者，白色者，藍者，黃者；

(乙) 冬日擁衾睡足，則週身溫暖；夏日汗後撫之，則遍體清涼；

一：表總冒下文

例如：

人面具五官：耳司聽，目司視，鼻司嗅，舌司言，口司飲食。

一！表驚嘆。

例如：

吁！

一？表疑向。

例如：

以其討厭耶？

一『』表直接談話。

例如：

弟執鎗徐徐言曰：『亦視雨金在何時耳，苟雨在三四鼓時，弟拾盡且無人覺也。』

一「」表間接談話。

例如：



猶記某西書內載一條云：「某婦人對月，忽作遐想曰：『安得此月化作麵包』今  
中國人吃月餅，無乃虛題實做。」

一 表地名。

例如：

偶遊上海。

一 表國名。

例如：

一日 見英德二皇。

一 表人名

例如：

荆軻刺秦王時，秦王環柱而走。

一 表書名，或篇名。

例如：

滑 稽 談 新式標點說明表

滑 稽 談 新式標點說明表

(甲) 淮南子載蒼頡作畫，天雨粟，鬼夜哭。

(乙) 豈不聞詩清人篇，有言曰：『河上。』

一 表年號。

例如：

吾生於道光朝，歷咸同光宣，豈非躬逢五帝？

# 我佛山人滑稽談目錄

不必有用

酒中三鬼

打滑頭之彈子

雞有七德

擋耳光

淮南子校勘記

商界之見解

鴉片鬼開歡迎會

只要裝扮得時髦

哈雷彗星是張文襄

秦始皇學得驅蟲法

外交人才

酒囊飯袋

洋裝

武松打虎

四馬路之貓行將餓煞矣

天圓地方耶天方地圓耶

拾金

還是吃鴉片好

官派

吳牛喘月

該死該死

滑稽談目錄

古人之無線電報

井井有條

可惜不做臭蟲巡撫

電報診脈

別字

是亦有租師耶

休字之別解

放屁不是這樣放法

召租

沒有兒子

羅漢

也是書畫專家

子承父業

鹿死誰手

懲賭

老鼠也遭劫

說死話蒙住活人

臭蟲遭劫

好大運動力

吃羊肉

八仙慶壽

打樣

五臟俱全

也是一個問答

女子不如雞

天然材料

無藥可醫卿相壽

甚似憂時君子

紅丸案

花旦

高車所以

只怕死也無益

符籙世界

貧人多子之原因

旅館大王

蘇州人曰纏格哉

敬告實業家

做鐵甲材料

聰明互用

騎坐反常

敲冰煮茗

讀別字

冬暖夏涼

驗收兵船

亦是一問題

未免有屈警官了

戴藍眼鏡者一笑

輕身

買路錢

歡迎會

涓滴歸公

叔齊遠遁

滑稽談目錄

四

不共戴天

斷章取義

誤竄

五洲大同之聲音

司非所司

此人之將死其言如何

叫車

憲眷

茶醉

癩藥瘡

鼻窮於術

特別徽章

無本生利

也算蹭躡外國人

其不文明與中國等

病容

四不像

上海酷暑八景

百像圖

破碎不完之西遊

破缺不完之水滸

四隻脚

先河之導

剪髮問題(九則)

資政院人物

轉貧爲富

返老還童

紅豆腐湯

太遲太早

喜鑲金牙者其聽之

鄉老查功課

作壁上觀

鼠輩之言

豈所以便貧民耶

讀別一個字

一生不醉

臭蟲大少爺

互問貴姓

世界是一家大藥店

二之與兩

國會請願之目的可達

冥王之言

三皇五帝

暮夜金錢

應了一句蘇州罵人語

姓到千字文上

窮鬼終窮

還有一片瓦

自外生成

自治會缺點之現象

奇稱

鐵面

滑稽談目錄

六

剪髮與亡國之關係

別有見解之韓人

會議阻止剪髮

髮辮之價值

也是引經據典

諧對

商量買棺材

穿拷布

世態炎涼

隨緣樂助

太夫子

引經據典

虛題實做

忌諱鬧成笑話

大潮已經來了

題小照詩

召租(五則)

不怕他不來做我兒子

近視

保護商務

醫窮妙術

改革之比例

室人別解

寓言(七則)

罵自己

又罵了自己了

聽訟

奏壽禮



# 我佛山人滑稽談

## 不必有用

滑稽者常言：凡人不必有用，且無用之人，必享福。不信，試觀人之五指，凡四指皆有用，惟無名指無用，而戒指必帶於無名指，是其證云云。因廣其意曰：『凡人面具五官：耳司聽，目司視，鼻司嗅，舌司言，口司飲食；皆有所用，而凡人面者，必不舉五官，而獨舉一無所用鬚眉，以言代表，是亦不必有用之一證也。然而調侃代表者不少矣。』

## 酒中三鬼

杜康釀酒既成，試他一秀才飲之。秀才醉死，知爲太釀也，薄其味。復使一武弁試飲，亦醉死。釀三成，乃使丐兒試飲，乞兒亦死焉。三鬼共訟於閻王，閻王曰：『已死不能復生，然念汝等枉死，免入地獄，縱之陽間，凡遇飲酒者，汝等皆從而鬼混之可也。』三鬼大喜，故凡聚飲者，初入席時，必互相遜讓，舉杯舉箸，必問請啊請啊之聲，此秀才鬼混之也；及至飲酣，互相搏戰，揎拳捋袖，勢若用武，此武弁鬼混之也；及其既醉，不能復飲

，則相率求主人賜飯，此則乞兒鬼至矣。吳趸人酒後，恆不吃飯，每語人曰：「吾差幸不爲乞兒鬼所混。」

### 打滑頭之彈子

枇杷黃矣，一班滑頭少爺，行路匿跡，滬諺以獵流妓者爲打野雞，隱語以銀元爲洋鎗。按銀元爲用最廣，不僅用於打野雞，呼之爲洋鎗，未免不稱。若枇杷者，真成爲打滑頭之彈子耳。

### 雞有七德

鄉人延師課子，而待其師殊吝，終歲蔬食。一日賓東閒談，鄉人請問雞有五德之說，師爲解之。又曰：「他人之雞，僅有五德，汝家之雞，當有七德也。」訝問何說，曰：「除本有五德外，我吃得，汝捨不得，豈非七德？」

### 擋耳光

近日妓女衣服，喜用高領，幾及半尺，足以掩其頰，殊不雅觀，願若輩相率效尤，正不知其何所取義也。或曰：「昔年妓女重柔媚，其對客之週旋應對，恆得人喜；近日之妓女，

姿傲慢，其對客之語言跋扈，恆得人怒；怒則不免於打耳光，此高頌掩頰，迨藉以擋耳光者也。」

### 淮南子校勘記

淮南子載蒼頡作畫，天雨粟，鬼夜哭。注：書契作，詐僞生，去本就末，天知人將餓，故雨粟。鬼恐爲文所劾，故哭。或讀之而疑曰：「此必有誤！雨粟斷非天知人將餓，如天知人將餓，卽雨粟，則近年饑饉相望，何反不見粒粟之雨也。天雨粟，當是獎勵作書之意，亦以見爲士者，可不耕而食也。至於鬼恐爲文所劾之說尤謬，文字又何必獨劾鬼哉？此鬼字，當是兔字之誤。」人問然則作書與兔何預，而夜哭。對曰：「兔知作字之後，必將取其毛以爲筆，那得不哭。」

### 商界之見解

凡修築馬路時，所築之兩端，樹一小小赤幟，所以警告行人，使勿近也。邇來租界各商店，除市招外，每多樹一幟。幟色赤，不知何所取義，意者亦以警告行人，使勿近乎？可發一笑。

## 鴉片鬼開歡迎會

鴉片煙鬼，手執兔毫，伸紙攤墨，攢眉總眼，抓耳撓頭，要做一篇文字。人問其作甚文字？對曰：「打算招集同癮，開一個歡迎會，所以打算作一篇小啓。」問歡迎何人？何必定要同癮者，莫非出了一個破壞禁煙之人麼？曰：「非也，歡迎哈雷彗星耳。」人訝曰：「哈雷彗星，何有歡迎之價值？又有何德於吸鴉片之人？」曰：「不然！不過因其出現在天將亮時，其時衆人正在酣睡之際，惟我輩獨醒耳。」

## 只要裝扮得時髦

一種西式便帽，合六瓣爲之，軟胎，前有帽簷，近日華人盛行之，改西裝者無論矣。卽長衫馬褂之流，頭上亦頂此帽，亦一時風會所趨也。華人小帽，向惟以黑緞爲之。此帽則灰色者，白色者，藍者，黃者；五色繽紛，初無定制。前日於劇場中竟見一戴綠色者，甚以爲異。或曰：「只要裝扮得時髦，便是戴了綠帽，也沒甚要緊！」

## 哈雷彗星是張文襄

古有名將名臣，上應列宿之說，今之迷信者，猶多道之。此次哈雷彗星出現，說者謂爲張

文襄也。其說曰：「張謫人世七十餘年，故七十餘年中，其星隱。張死則歸位，故星現。其光見於外洋者，出洋遊歷也；現於中國者，倦遊而歸也；初現於東方，謂黎明時得一見，好事者不惜坐以待旦之勞求，一望見顏色而終不可得，繼出現於西方，又爲月光所掩，見如不見，過此以往，其尙可得見與否，未可知也。張文襄在時，僚屬之求見者，至備行李宿於官廳，或終不可得見。何以異於此星之現於東方時也？有時幸得一見，而彼老於坐談之頃，無端睡熟，左右不敢起居，謁者不得達一意而去，何以異於此星現於西方時也？過此以往，尙可得見否未可知，則含此意以仰文襄者，不知幾何人。」然則指哈雷彗星爲張文襄者，殆非無因。

### 秦始皇學得蜚蟲法

天氣漸熱，蜚蟲復出，捕得之，欲捏殺，則惡其臭惡，每棄於地而踐殺之。然棄之不去，則繞指而走，其行極迅，有時反覆尋覓不可得，滑稽者見之曰：「荆軻刺秦王時，秦王環柱而走，當是學得蜚蟲繞指法也。」

### 外交人才

以一弱國，國於列強之間，一切外交，無不棘手，偶有失敗，又爲國人所指謫，欲秘密之，又苦無策，外務省於是乎窮於術，外務大臣，乃廣求人才，將引爲助力。一日有人來薦人才，具一手摺，內開無數人名，視之則皆富貴家姬妾之名也。訝問此中有何人才？對曰：「是皆長於外交，而善守秘密主義者。」

### 酒囊飯袋

嘗人之詞，多粗鄙，而少蘊藉，某君思有以矯之，嘗人之無用者，輒曰口。人或不解，叩其意，對曰：「人之五官，各有所司，目司視，耳司聽，鼻司嗅，舌司言，口司飲食，稱之曰口者，謂其酒囊飯袋也。」

### 洋裝

某甲鄉居，事事要趨時，偶遊上海，見租界之狗，均頸繫皮圈，口啣鉄勒，以爲是洋裝如此，照購一副。歸至鄉間，加於所著大頭頸上，或見之曰：「此處無租界禁令，何必如此？」甲曰：「何必管他租界不租界，只要扮了洋裝，就是時髦。」

### 武松打虎

劇場上搨旗槍扮兵卒者，俗謂之跑龍套，某甲業此，而賭博無賴，屢向武小生某乙乞貸，乙久厭之。會甲博負，又向貸百二文，乙不應。是日劇場演景陽岡故事，乙扮武松，甲扮虎，往來撲跌，虎終不死。乙初莫名其妙，既而頓悟借貸事，因執虎耳而言曰：『畜生借給亦罷。』拳起語出，語畢拳落，虎乃死。

#### 四馬路之猫行將餓煞矣

飲於酒肆中。傳呼伺應者，舉箸擊碗盞。伺應者，卽聞聲至，此南北之通例也。惟四馬路杏花樓之堂倌獨不然，對於粵人尙可，因該肆爲粵人所設也。倘他省人飲於其中，偶擊杯盞，則堂倌必操粵語相謂曰：『拌猫飯去也。』是故非粵人而飲於該肆者，皆猫屬。今該肆閉門理賬，停交易者將經旬，設從此旗鼓不振，則四馬路之猫，不將餓煞耶？

#### 天圓地方耶天方地圓耶

天道圓，地道方。以道言，不以象言。談者每省去道字，曰天圓地方。遂令新學家，指爲不通，以爲天地之象皆圓也。或曰：『地球圖吾見其爲圓矣，奈何又有指天爲方者？』問何說。曰：『不然外國何以又有一種天方教？』

### 拾金

弟吸烟成癮，癩疾深重，終歲俾晝作夜，其兄患之。戒之曰：「以弟此種行徑，雖上天雨金，亦必無暇拾取，終以讓人。苟不早爲戒絕，是終身之累也。」弟執鎗徐徐言曰：「亦視雨金在何時耳。苟雨在三四鼓時，弟拾盡且無人覺也。」

### 還是吃鴉片好

夫吸鴉片成癮，妻勸之曰：「吸此無益之物，歲費百餘金，設戒去之，是歲可積百餘金也。」夫聽之，而未及戒。會歲暮債迫，無可爲計，妻出數十金爲償之，夫喜，問所自來。妻曰：「每君購鴉片一次，妾卽如其數私貯之，乃得此，使君果戒去鴉片，所積卽當倍之，畢債外猶有餘裕也。」夫喜，果戒盡。次年歲暮，又有所需，問妻，今歲蓄幾何矣？妻愕然曰：「以君不購鴉片，妾無所感觸，卽亦無所蓄矣。」夫大恚曰：「還是吃鴉片好。」

### 官派

做官人，死後見冥王，冥王惡其剝民脂民膏也。貶之入九幽地獄，罰令永遠不許再投人身。一日此做官人逃出地獄，將偷入陽間，而苦於無憑照，不能投胎，乃潛入化生道中，



或問將何往？曰：「我要到陽間做臭蟲去。」問化生種類亦多，何必定要做臭蟲？則對曰：「我們做官人，向來不肯失官派，我們做官時，日以吸民脂膏爲事，故投去做臭蟲，日日吸人膏血，取其仍帶着幾分官派也。」

### 吳牛喘月

吳牛人歎喘經年，或作或輟而不蹉。一日又喘甚，方苦之，一滑稽友在旁曰：「莫有月否？」時庚戌暮春，苦雨匝月，吳喘息應之曰：「如是大氣，那得有月。」曰：「然則，君何喘之甚也！」語已一笑去。良久吳始大悟曰：「儉乃以我爲牛。」或曰：「此滑稽之報也。」

### 該死該死

袁翔甫大令，爲隨園之孫，亦能爲詩，居滬上最久，其對人恆作一常語曰：「該死該死！」無論聞人何等言，輒先應之曰：「該死該死！」其友某君，別已十年，及相遇。友已丁外艱爲述，其父得病，及死狀，袁不俟其說畢，每聽其一言，輒曰：「該死該死！」

### 古人之無線電報

或曰：「電報至於無線，其法可謂精絕奇絕，當非吾國古人所有者矣。」故爲不服者笑曰：「虧你自命通人，連封神榜都不會看過。你試看封神榜上，那個順風耳，何嘗有報線來？」

### 鹿死誰手

凡富貴人得病，必羣醫雜進，此次鹿中堂久病，想東醫西醫中醫必不乏人，從此漸告安痊。  
·斯已耳·脫不然，正不知鹿死誰手·

### 井井有條

清明日，插柳條於門，不知始自何時。俗有清明不插柳，死了變黃狗之諺。國初揚州石天基辨之云：黃巢以清明日起兵，預令從已者插柳於門，以爲識別，故當時口號曰清明不插柳，死在黃巢手。俗諺實此說之訛云云：粵俗是日且以柳條遍插神座，及廚竈等處。某士人戲以插井旁，謂人曰：「可以辟疫也。」於是人皆效之，士人笑曰：「今而後井井有條矣。」

### 徵賭

差役捉得聚賭者，來稟本官，官得稟，卽刻升座提訊，問汝聚賭耶？直認不諱。官喝打打，却不撤簽。隸半跪請曰：「大老爺不知打多少，時官已高坐臙臙。大有前仰後合之勢。」

「聞隸言，含糊應曰：『打的是五索，怕放砲麼？』」

### 可惜不做臭蟲巡撫

入今年來，各處都鬧飢荒。湖南江北等處，且有搶米民變等事。有心人爲之殷憂無已，或曰：『豈但內地飢荒，上海亦飢荒。』曰：『上海至於辦平糶，本亦在飢荒之列。』曰：『不然！上海非但人鬧飢荒，臭蟲亦鬧飢荒也。』問何說？曰：『臭蟲之多，香港而外，向以上海爲最，幾於無家無之。近來市面衰落，空屋日多，既無居人，則室內臭蟲無所得食，豈非鬧飢荒乎？』滑稽者曰：『空屋之多，不自今年始，臭蟲之鬧飢荒，既已久矣。然而不聞臭蟲有因飢荒而暴動情事，可見得臭蟲的程度，比人還高。』或爲進一解曰：『可惜岑春煊不做臭蟲巡撫。』

### 老鼠也遭劫

或又曰：『禁絕煙館，豈但臭蟲遭劫，即老鼠亦何嘗不遭劫？』蓋同一嗅煙成癮，同一失所依據也。滑稽者曰：『臭蟲既會回家去開燈，則老鼠更易設法矣。』問何法？曰：『渠只要到總匯裏去，鬼鬼祟祟吃兩筒。』

## 電報診脈

電報之用，日趨於奇，有能於電報中認筆跡者，有能用電報攝影於千里之外者，巧奪天工，幾於不可思議，非惟古人所不及，即今人非專門學之確有心得。又精於研究者，不易得其理，此當爲世人所公認者矣。或有故爲不服者曰：「此大易事，我中國古人，必優爲之。」問何據？曰：「古人懸絲診脈，不是用電報診脈的麼？」

## 說死話蒙住活人

前日英皇電訃至，昨日有人相遇於茶肆，猝然相謂曰：「頃聞德宗景皇帝派載鴻慈葛寶華爲正副專使，赴倫敦。問英皇愛德華第七安好，君亦有所聞否？」言已相視微笑，旁有某君聞之曰：「似不曾見上諭也。」聞者大笑。某君愕然，既而悟，亦失笑曰：「吾居然被死話蒙住也。」

## 別字

某婦患難產，諸醫窮於術，忽一人獻策曰：「不須調治，我知道到了本月二十七日，立下。」人問何故？曰：「你不信，翻開曆本看看，今年可是三月二十七日立夏。」

## 臭蟲遭劫

故老相傳，鴉片之爲害，非但人受其癩，卽物亦受其癩。是故煙室中之臭蟲及鼠子，恆不肯他徙。以嗅室中煙氣，久而成癩，徙他處，或無吸煙者，則癩發而死也。誠然，近來各處煙館，早經禁絕，各煙館中之臭蟲，將一齊癩殺矣，豈非大爲遭劫。或曰：「是何傷？雖禁絕煙館，渠也一樣回家去開燈。」

## 是亦有祖師耶

歐風東漸以來，崇拜西人者，不一而足。有相與敘談，研究崇拜西人起於誰何者？忽一人曰：「是不必研究，吾素知爲起於秦文公也。」或問何據？對曰：「吾人自稱其國曰中國，又曰中央之帝曰黃帝，又曰吾黃種皆黃帝之後，果如所言。可知歐西白種人，皆西方之帝曰白帝之後矣。史記封禪書，載秦文公作鹿時用三牲郊祭白帝，非崇拜白人之祖師耶？」

## 好大運動力

玉皇大帝聞得下界將近立憲也，敕令羣仙，預備立憲，先行設立諮議局，舉定議員，衆仙

奉旨而行。及至諮議局成立之日，投票選舉，內中只有齊天大聖，得最多數。衆訝曰：「何以這猴頭倒得着多數呢？」太白金星曰：「你不看一萬三千五百斤的定海神珍釵他都運動如風，大家出運動力，那一個及得了他。」

### 休字之別解

一人妻悍妒無度，或勸令休之，其人曰：「他既不死，我又不死，如何可休？」或問何以必俟死而後可休，其人曰：「豈不聞除死方休。」

### 吃羊肉

一人貧而饑，苦無可得食，乃拾取石塊，就溪邊濯之云：「將養食也。」或言子非白石先生，詎可以啖此。則對曰：「此羊肉也，曷不可食」或疑其癡，則又應曰：「黃初平叱羊成羊，此甯非羊肉？」

### 放屁不是這樣放法

一人與人因事齟齬，致起筆墨之爭，誤發一言、事後知悔，另欲掉換一信函，而不可得，乃出資刊登日報告白，悉易原文，冀欺閱者之目。不意愈鬧愈拙，一明眼人見之而笑，其

人知窺破底蘊，撒一極屁。明眼人掩鼻曰：「老兄你要放屁，恐不是這樣放法。」

## 八仙慶壽

貨幣中一種重量之名詞，英人關香港時，以代百分銀圓之一之稱，粵人譯其音曰仙。後香港鑄出一種銅幣，每枚值百分銀圓之一，文曰「香港一仙」。今之當十銅圓，實仿其式爲之。故粵人之稱銅圓，亦曰仙。有壽日稱觴者，一人饋銅圓八枚，以爲壽禮。或譏其薄，則曰禮雖薄，而口彩甚好。問何口彩？曰：「豈不聞八仙慶壽？」

## 召租

某甲館於某所，性喜狎邪遊，館中雖設一榻，而歸宿時極少。同事者因戲書召租二字，貼其榻上。上海縣前所設站籠，自地保施福站過數天之後，亦久虛置。滑稽者，亦戲書召租二字貼其上。

## 打樣

凡起造房屋，必先繪爲圖，謂之打樣。又買賣大宗貨物，必先以貨樣來，亦謂之打樣。江浙間店舖，日晡關門，則謂之打場。場樣音相近；久之打樣打場，竟無別矣。新開某店，

竟日忙碌，及夕關門，衆學徒歎呼曰：「打場哉！打場哉！」或問關門何以謂之打場，滑稽者曰：「世無永不倒閉之店，故此時能打一倒閉之樣子看看。」

### 沒有兒子

新學少年，忽然欲涉獵舊學。購得百子全書一部歸，先遍檢各書目，嘆曰：「無怪乎外人譏我倫理之不完全也。」人問其故？對曰：「你看這百子全書之中，有了老子，又有孫子，却偏偏沒有兒子，豈不是不完全麼？」

### 五臟俱全

或敘上海周桂筴事，略云：「肝胆照人，今之有心人也。沉默寡言，而偶作俳言，又似別有肺腸者。」桂筴見之笑曰：「可謂五臟俱全。」

### 羅漢

昔年滬上盛行四大金剛之說，蓋指妓女林黛玉，陸蘭芬，張書玉，金小寶而言也。此四人何以得此生諺，則莫可追求矣。或曰：「是當稱以羅漢，不當稱以金剛。」人問金剛羅漢，同是佛門子弟，有何區別？曰：「羅者羅致之羅，漢者對子之漢也。」



## 也是一個問答

國朝官階大小，別以頂色。曰紅，曰藍，曰白，曰金；而一色之中，又有縷花光身明暗之別。蓋取意於正紅鑲紅正藍鑲藍正白鑲白正黃鑲黃，八旗之意也。然而八旗之外，尚有綠旗一種，不知當日何以不作一綠頂。或答曰：『所以近來大人先生，爬到紅頂之後，每每廣置姬妾，製為綠頭巾，以補此缺憾也。』

## 也是書畫專家

某處開書畫會，發起人中，有絕不知八法六法者，蓋以其揮霍頗豪，擬利用之，而屬入其姓名者也。見者大譁，或曰：『吾見其牌九麻雀，永不贏錢，是為大輸（同書）家，言大而誇，是為大話。（同畫）家，以為書畫會之發起人，又何嫌焉？』

## 女子不如雞

有心人相聚慨談，晚近女子社會之墮落。曰：『是非復我舊道不可，或曰：『女子道德，亦分新舊耶？曰：『古者女子首重四德，今淪亡盡矣。』曰：『然則女子且不如一雞也。』詭問何說？曰：『吾聞雞有五德，女子僅有四德，豈非不如雞乎？』

## 子承父業

有父死而烝其庶母者，親族唾棄，鄉黨指摘，而此人處之泰然，若無所事。或有規之者，則應之曰：『人家之富者，父死之後，一切財產奴婢，莫不歸之於子。吾之所爲，亦子承父業之常耳，何衆人獨不許我？』

## 天然材料

富家翁，每以髦年而蓄羣姬。帷薄之間，遂不可問。有戲擬以天然物產，爲製一綠帽者，以荷葉爲帽胎，以萑葉爲帽緯，以青果爲帽頂，以松鬚爲翎枝，以青葡萄爲帽準，獨少一帽絛，無所取裁。或進曰：『何不用豇豆。』

## 無藥可醫卿相壽

鹿芝軒相國薨逝後，各報一律登載。某甲手一報紙，喟然太息，無藥可醫卿相壽，於斯益信矣。人曰：『今年大老之薨於位者，不一而足，子何獨於鹿相而發嘆也？』曰：『不然！從前逝世諸大老，或無處求藥石，以致誤其生命。至於鹿芝軒，他明明有個令弟鹿芝館，（廣東丸藥店名）是專買好藥的也。居然要死，豈非無藥可醫卿相壽耶？』

## 騎坐反常

車馬皆所以代步，馬可騎，車可坐，皆人所習知者。不料世風降至今日，騎坐亦竟反常，抑亦奇矣。蓋西國婦女之騎馬，別爲一種女鞍，騎時兩足偏於一邊，既非跨登，斯謂之坐，是坐馬也。至於乘自由車者，狀若據鞍，又不得不謂之騎車。

## 甚似憂時君子

山東萊陽之亂，都中齊魯同鄉官，譁然。謂東撫辦理不善。各報所載，流離瑣尾情形，亦有令人不忍卒讀者，或手一報紙，觀此事而悵然有戚容，人以爲憂時君子也。進而與之言，其人曰：「他非我所知，吾所戚戚於心者，孤負一年之好萊陽梨耳。」

## 敲冰煮茗

海上冬日冰不多，某甲欲作韻事，冬月求冰，將爲敲冰煮茗之舉也。顧求之不得，延至盛夏，見市上之售機器冰者，大喜！購歸折柬招友，圍爐煮茗。

## 紅丸案

明光宗朝，李可灼進紅丸而帝崩，一時朝士譁然，終成疑案。戊戌政變時，亦有操紅丸之

說者，聞者轉疑而成笑，甚夫紅丸之足以惑人也。近來則售紅丸者徧市上，且各翻其功效之神，使當日之人見之，不知又將何以置喙也。

### 讀別字

某士人，家庭中抱難言之隱。一日又被其父無理責罵，士人避出飲泣，其友勸之曰：「天下無不是之父母，便委屈些也不該煩惱。」旁有某甲聽了此話，便牢記在心，他日某乙偶被父母責罵，忿然出走，面帶悻悻之色，甲見之曰：「天下無不死之父母，便委屈殺也不須煩惱。」

### 花旦

某筆記中，載有蛋殼鏤花法一則，有試按法爲之者，良驗。且細入豪芒中，隱隱現刀割痕，其實別用制化之理，非刻劃所成也。或見之，把玩不置曰：「置於劇場中，必當獨樹一幟。」人曰：「此玩具如何可入劇場。」曰：「這個明明是花蛋。」（旦同音）

### 冬暖夏涼

客有言古有溫涼杯，以寶玉爲之，注酒其中，冬暖夏涼，是爲無價寶者。或曰：「冬日擁

衾睡足，則週身溫暖；夏日汗後撫之，則遍體清涼；即自己肌膚，便是冬暖夏涼之無價寶人，苦不自覺耳。」

〔評曰：「不求自修，而專事外驚者，似宜味乎斯言。」〕

### 高車所以防搶帽

吾友某君，冠而出。及夜科頭歸，詫問之，曰：「被劫也。」友素赳赳，宵小何敢近，益訝之。細叩其故，始悉其乘黃包車歸。（近日一種人力車，輪小而車身作三彎式，輪護以橡膠，御夫頗擇精壯者爲之，行略迅，俗稱之爲黃包車）黃包車，車身低，坐其上，較立地反矮，故宵小易於施其搶掠手段，既搶行即反奔，而車夫行亦極迅。及喝令停車，已背馳半晌，追之不及矣。余聞之曰：「搶帽之人，古盛於今也。」友問何說？對曰：「古人動輒高車駟馬，豈非以矮車防不勝防耶？」

### 驗收兵船

某年，中國向外洋定購兵輪，工竣放洋來華，泊吳淞口。某大老親蒞船驗收，以小火輪渡三夾水，兩僕左右掖登兵輪，於艙面徘徊良久，指點近處所泊各船，一一詢問。既而沿梯

下艙，乃以手搖梯旁欄杆曰：「堅固得很，堅固得很，」  
按此係實事，不欲舉其名耳。

### 只怕死也無益

昔曾聞一笑枋云，一窮漢手提紙錠歎曰：「此物硬一硬便好。」旁人笑曰：「紙鏹無可硬之望，除非足下硬了去湊他。」又一則云，或問人生何處境地最樂？對曰：「死境最樂。」問何以知之？曰：「倘死境非最樂，何以凡入死境之人，絕無肯復生者。此二說皆堪發噱。昨又聞一事，某甲貧甚，其戚死往唁之，見饋冥餼者甚衆，却步欲行。人問何故？曰：「將尋死也。」曰：「何故尋死？」曰：「吾此際生存，每向他人求借一文而不可得，死後想亦有饋我者，故欲試爲之也。」此則或慨以出之者矣，

### 亦是一問題

吾國向稱皇帝曰天子，獨不聞皇后爲天媳，皇子爲天孫，已屬不解。且天地二字，久爲配偶之名詞，甚至有父天母地之說。皇帝既稱天子矣，自古以來，亦未聞有上皇遜稱天，太后遜稱地者，抑又何也？

## 符籙世界

各行省將考取法官，不知者以爲道家之法官也，喟然嘆曰：「昔者法官，僅江西龍虎山張天師處有之。今且求之於各行省，將來此輩用事，必變成符籙世界，則庚子義和團之被殺，不已冤乎？」

### 未免有屈警官了

或譏警兵曰：「汝等晨夕爲人巡邏門戶，特狗耳。」警兵曰：「唯唯。吾等卽狗庸何傷？所難堪者，吾輩之上官耳。」問何說？曰：「警兵皆狗，則警官豈不是個狗頭。」

### 貧人多子之原因

富貴人家，每艱於子嗣，貧人撫育維艱，却又每每成羣繞膝，有相聚研究其原因者，或曰：「富人雖日食珍品，然所食未必皆與生子有關係，惟貧人每每藜藿自甘，藜不可知，藿類之中，有一種淫羊藿。本草稱其補命門火，扶陽種子，貧人日食此品，所以子女獨多也。」

### 戴藍眼鏡者一笑

西俗藥房，貯毒品一瓶，倒用藍玻璃爲別，蓋恐人誤嘗，故特作此記認，亦慎重之意也。有因夏日天氣酷熱，陽光逼人，特購一藍眼鏡戴之以禦陽光者。或見之，訝曰：「豈尊目有毒耶？」

### 旅館大王

四馬路新開新鹿鳴旅館，大榜其門曰：「新鹿鳴西式旅館棧。」或疑既稱旅館，又稱棧，不知是何用意。善箋註者爲之解曰：「西人凡於其所執業中，獨能稱雄者皆美之爲大王。如鋼鐵大王，火油大王之類。今新鹿鳴乃稱爲旅館棧，大約是欲爲各處旅館之棧房也。見各處之旅館，都歸之於渠一家，誠哉旅館大王矣，可預賀也！」

### 輕身

本草注各藥，多有能輕身之說，如茯苓澤瀉等，均謂久服輕身，能行水上。或曰：「世間有一等人，骨頭沒有四兩重的，想是多服了此等品物。」

### 蘇州人曰纏格哉

呼人之發語詞曰阿，吳儂致問之發語詞亦曰阿。如問好否？曰阿好？問是否，曰阿是之類



是也。某翁耳重聽，一日入妓院，見兩侍兒。翁問何名？其一曰：「阿寶。」翁誤寶爲飽，且疑其問也，摩腹曲言曰：「尙飽尙飽。」又問其一，對曰「阿娥。」翁又誤娥爲餓，亦疑其問。再摩其腹曰：「不餓不餓。」

### 買路錢

凡死人出殯，柩前必以一人散放冥鏹，謂之買路錢，云以施之沿途諸鬼者。某省鐵路代表入京，將有所運動。一日路遇某顯者之喪，駐足道旁觀之，誤踐所放冥鏹，歸家寒熱大作，有鬼附其身，嚙語無度，而能與人問答。或問何故爲祟，鬼曰：「吾向者株守路旁，窮餓欲死，近始廁列要津，今日所得之買路錢，忽被其踐踏破壞，吾何爲不祟之？」

### 敬告實業家

秋緯，促織類也，形大而色綠，翅短，鳴聲如紡機，一名紡絲娘，俗稱紡織娘。一日蜜蜂謂秋緯曰：「吾春夏營營以釀蜜，絕不以實業著，而秋冬之際，吾即恃此以自活，子初無實業之實而冒爲實業之名，且終宵作軋軋聲，一若恐人不知子之爲紡織也者，而曾無一絲一縷之可見，子果何所取而爲此也？」秋緯曰：「世之號稱實業家者，誰非似我？子乃獨

以責我耶？」蜜蜂嘆曰：「無異乎子之望秋先零也。」

偶曰：今之號稱實業者，其諦聽諦聽。

### 歡迎會

甲於稠人廣坐中，忽然打盹。呼之，則欠伸略起，不旋踵盹如故。人問夜來何幹，而渴睡如是？對曰：「夜來有人開歡迎會迎我，使我徹夜未睡也。」問何人開歡迎會，何事而歡迎足下？曰：「夜來以觀劇，故不及回家。因借某旅館中。不期床隙蟻蟲盈千累萬，開歡迎會以迎我。」

### 做鉄甲船材料

某甲言：政府日日謀興海軍，奈無鉄甲船，總是空談無補。乙曰：「是不難，今官場中人面皮，都是做鉄甲船之材料，吾行將上此條陳矣。」甲問面皮何能造鉄甲船。乙附耳言曰：「渠等都是笑罵由他笑罵，好官我自爲之之輩，其面皮之厚，雖開花礮亦不足以洞穿之，豈非絕好材料？」甲曰：「然則汝持此以上條陳，豈不觸其怒耶？」乙曰：「否！吾上條陳，卽當變其說。」問變何說？曰：「我只說諸位大人老爺，都是鉄面無私的，所

以借重諸位面皮，造鉄甲船，甚是合用。」

### 涓滴歸公

甲滴酒不飲，每燕會，注酒少許於杯中，若殘瀝然，終席不嘗及。一日衆聚飲，既酣，以巨觥宣拇戰，瓶罄而觥猶未滿。甲取口杯中之少許，傾內之，乙見而笑曰：「使子管理財政，必大佳。」問何故，曰：「涓滴歸公也。」

### 聰明互用

耳司聰，目司明。有時亦可以互用者。市井傳述新聞，事無鉅細，皆聞而知之，故曰新聞。上海報館林立，每晨一紙風傳，萬目睽睽者，看新聞也，是以目爲耳。古人前言往行，載在典籍，凡考古者，必看而知之。吳儂風俗，得柳敬亭遺意，每取三國水滸等書，登臺演說。環聽者曰：「聽書。」遂使目不識丁之輩，皆得略知古事，是以耳爲目。

### 叔齊遠遁

匪士子，作伯夷叔齊文。篇中痛責叔齊，捨伯夷而遠遁，無兄弟之義，爲德不卒。文衆見臨異之，以爲別有出處也。傳至案下問之，對曰：「想當然耳。」文宗怒欲責之，則呼

曰：『春秋時，孔子有言，必夷齊並舉。至戰國時，孟子惟獨舉伯夷，豈非叔齊他遁之證耶？』

### 不共戴天

有吸食鴉片成大癮者，終歲俾晝作夜。其妻每語人曰：『渠與我有父母之讎者也。』人訝問何故？其妻曰：『每日我起來時，他便睡倒；我睡倒時，他便起來；我兩人之頭，曾無共戴天之一日，豈非父母之讎。』

### 斷章取義

上海某官，奉筭至鎮江公幹。於是乘火車前往，車將至鎮江。經一山洞，眼前驟黑，車上熱電燈取亮。此官笑曰：『我此番可謂公出。借作因公出外解而赴（賦同音）大隧之中了。』或曰：『左傳是公入而賦大隧之中，不是公出。』曰：『偶爾掉文，本是無關出入的。』

### 誤鼠

鄉曲老學究，初入城市，聞人言，某校某日放暑假，某校某日放暑假。學究詫曰：『放了鼠假，不知還放貓假否？』

研曰：「暑假之後，一班教員管理員，亦藉是以休息，不可謂非放貓假也，一笑！」

### 五洲大同之聲音

吾國各省，方言不同；省之各郡，方言不同；郡之各縣，方言不同；即縣之各鄉，方言亦不同也；五洲萬國之語音，更無論矣。一日客座中，有人問五洲萬國，亦有從同之聲音否？或沈吟久之，曰：「其噴嚏乎？」衆又求其次，或忽鼓掌曰：「放屁」

按啼笑欬嗽之音，當亦從同，所謂天籟者是也。至於小兒之稱父母爲爸爸媽媽，亦歐亞從同，是蓋小兒學語時，開口得音之相近者耳。

### 司非所司

五官百骸，各有所司，不稍凌亂。乃一入文士之筆，每有顛倒而錯亂之者，有如耳本無恙也，而以目聽；口本無恙也，而以目語；手所司者取攜，乃忽有手談；口所以納食者，乃忽然又用耳食，腹不能言，何以有腹誹；手原未斷，何必用頤指，膠柱鼓瑟，以索真解，皆堪發笑。

### 此人之將死其言如何

粵俗人死，則延女尼唸經屍旁，至殮乃已，雖似無謂之舉動，實將藉以聞哀慟，伴寂寞也。  
廣州某翁，生平風流自喜，且善諧謔，由少而老，未嘗一日有戚容，亦未嘗一日不談詠也。年七十餘，病將死，臨命之際，子孫繞榻前，翁忽張目曰：「今日又將有樂死矣。」子孫輩咸曰：「翁幸而告瘳，敢不仰承色笑。」翁曰：「否！吾瞬即死，死後得妙齡女尼繞吾旁，任吾飽看，豈非一樂哉？」

### 叫車

內地人某，初到上海，欲坐人力車，沿途呼坐，而誤呼人家包車。包車例不受雇，故車夫置若罔聞，某連呼之不應。訝曰：「這個車夫，是聾子。」車夫聞之。曰：「那個客人是瞎子。」

### 憲眷

某甲，奉上官命，代接收眷屬到任。甲奉令維謹，逆旅中聞隔室人言，近日某甲憲眷極隆。一人答曰：「不如某乙之憲眷尤摯也。」甲聞之，竊竊自疑曰：「我在這裏接收憲眷，何以某乙又有甚憲眷起來，難道是一房外寵的姨太太麼？」

## 茶醉

某君，日淪茗於茶室，久之成癖。又喜飲紅茶。每至，坐未定，即呼曰：「泡紅的。」一日訪其友於家坐定，主人呼茶來，某君遽曰：「泡紅的。」蓋猶誤以爲入茶肆也。或聞之笑曰：「此公當是茶醉，不然何以說起亂話來。」

## 蘋果瘡

甲眷一妓曰蘋香，頗極親昵。其同事乙丙，先後因嫖以廣瘡見告，朋輩遂咸具戒心，日勸甲謂宜少斂跡，甲笑曰：「吾所眷者，僅一蘋香耳。苟染毒！亦不過蘋果瘡，固不虞有楊梅患也。」

## 鼻窮於術

鼻所以司嗅者，然有時司嗅之術以窮，竟至薰蕕莫辨，或疑豈病孰乎？曰：「否！」然則術何以窮？曰：「書香，心香，埋香，天香，吟到梅花句亦香，從何處嗅得其香。銅臭，亂臣賊子萬年之遺臭，亦從何處嗅得其臭。」

## 特別徽章

某君喜作狎邪遊，日喜攜其少妾同行，朋輩都無所迴避，碰和吃酒，每每同局，惟知交者，或誤稱其妾爲先生，逕與言笑之。經他人告之，始斂容偏促，或乃獻策某君，謂令寵隨君入妓院，宜佩一徽章之別。問徽章宜用何花樣？曰：「不須花樣，只須三個字。」問何字。曰：「非賣品？」

### 無本生利

或相聚談經商之道，均謂多財善賈，爲不易之名言，斷無無本生利之法。或曰：「士夫法名，妓女賣笑，豈非無本生利。」則更有進一解者曰：「此不過小生意而已，彼其賣礦賣路賣域者，何曾用本來？」

### 也算蹭躓外國人

有一極不可解之事，曰外人在租界辦巡警。警兵沿用中國禮帽。中國人自辦巡警，却一律用外國裝束是也。則有爲之強解者，曰外人之警兵，必戴中國大帽石。蹭躓中國官，意若曰汝所戴帽，與我警兵等也。然則中國警服之道外制，何也？曰：「是亦蹭躓外國人也。」問何以謂之蹭躓？曰：「彼意亦謂穿外國衣服之人，亦有如此腐敗者也。」



## 其不文明與中國等

某國人遊歷中國，競誇其本國之文明，而力詆中國之野蠻，某君聞而厭之。一日其人取鑰啓匣，將有所取。某君故指其鎖，問是何物？曰：「鎖！」問匣何必鎖？曰：「所以防竊者。」問此鎖爲中國製耶？曰：「否！此自吾祖國帶來者也。」某君遽曰：「貴國雖文明，然猶有防竊之鎖，足見貴國竊賊所在，皆有其不文明已與中國等耳。」

## 病容

某大人烟癮極大，遵新功令入戒烟公所察驗，驗得烟容滿面。總辦委員等礙於其爲大人也，注冊出結時，改煙容爲病容。或聞之笑曰：「此病容二字，惜乎施之於大人，若施之於美人，則益與嫵媚矣。」

## 四不像

看看政府舉動，不像是要立憲。

看四馬路之繁華，不像市面衰落

看州縣官之應酬豪邁，不像要受賠累。

看城門口之彩票店，不像彩票可以禁得。

### 上海酷暑八景

夕陽未墜，暑氣猶濃，寶馬香車，張園返轡，是謂泥城曝背。  
短榻橫陳，一燈相對，汗流浹席。煙滿房幃，是謂煖閣圍爐。  
燈火珠簾，笙歌滿座，聚衆轟飲，動輒雙檣，是謂酒陣排寒。  
四隅銀燭，圍坐門牌，呼吸香煙，灰屑狼藉，是謂竹林賞雪。  
劇場座滿，汗臭相逼，憑高下視，萬扇齊揮，是謂寒林落葉。  
酒徒團坐，時飛巨觥，拇戰喧嘩，肉薄相見，是謂野店解貂。  
僧道鏡鉢，節號中元，冥鏹一炬，火光燭天，是謂荒原野燒。  
人靜夜闌，沿途獵豔，妍媸莫辨，得隙即乘，是謂北郊冬狩。

### 百像圖

- 一：妓女之高領，像朝天馬蹄袖。
- 二：飾衣領洋紗邊，像洋灰鼠出鋒。

- 三：畢業文憑，像僧家度牒。
- 四：汽車過處，放出一種惡氣，像黃鼠狼放救命屁。
- 五：洋瓷溺器，像一品鍋。
- 六：安南巡捕帽，像廣東館子，蓋菜碗之洋鉄罩。
- 七：枷犯，像從前能吸呂宋烟，能說話之野人頭。
- 八：國會代表對於政府，像原告律師，對於被告律師。
- 九：官吏之對於報紙像鼠竊之對於偵探。
- 十：未通洋文之人，繙譯西文，像測字先生代村嫗寫家信。
- 十一：租界之狗，像江侍御去後之御史。
- 十二：節邊年底之娘娘大姐，像閻羅王。
- 十三：節後新年之娘娘大姐，像叫化子。
- 十四：紫沙圓花盆，像西洋人禮帽。
- 十六：師範生充教員，像留聲機器。

- 十七：寫匿名信罵人，像醜婦又要作態，又不敢公然見人。
- 十八：苦熱得雨，像死囚遇恩詔。
- 十九：苦雨遇暢晴，像老囚出獄。
- 二十：租界各弄房屋，像鴿籠子。
- 二十一：毛廁蒼蠅，像伏兔掛時之二品大員，兩翅恰像開氣袍也。
- 二十二：醫生代人看病，像銅匠學徒開鎖。
- 二十三：穿粉紅洋汗衫，像未出毛的小老鼠。
- 二十四：本屆考優拔，像背城借一。
- 二十五：蒙師求人荐學生，像餓貓捕雀。
- 二十六：黨人想做官，像處女懷春。
- 二十七：買發財票，像盲人射箭。
- 二十八：新任官關防告示，像宋江講忠義。
- 二十九：穿黑拷綢衣袴，像廟中皂班。

- 三十：對學究論時政，像對妓女談貞節。
- 三十一：富室羣姬，像待哺飢民。
- 三十二：修業文憑，像未到期莊票。
- 三十三：窮人檢着鈔票，像新婦得孕。
- 三十四：看近來國事，像少年戴老花眼鏡。
- 三十五：租界廁所，像文闈號舍。
- 三十六：阿刺伯八字，像啞鈴。
- 三十七：和尚坐東洋車，像布袋羅漢。
- 三十八：牙本無病，強鑲以金，像活裝含具。
- 三十九：官場求憲眷，像空心老官，求時髦信人一盼。
- 四十：吏部大堂，像官缺總發行所。
- 四十一：各省布政司，像吏部發行官缺支店。
- 四十二：官場之孟浪行賄，像冤桶之浪擲纏頭。

- 四十三：近日上海妓女之前留海，像哈哈笑。
- 四十四：士人急求表見，像變童望老斗。
- 四十五：寒士點翰林，像叫花子穿新衣。
- 四十六：瑞制軍收拾馮啓鈞，像武松打虎。
- 四十七：開轎飯帳，像畫梅花，此條上海風俗。
- 四十八：酷暑浴罷，像還清宿債。
- 四十九：蘇州人說官話，像崑戲道白。
- 五十：忽然出一差缺，同僚競謀之，像羣狗爭骨。
- 五十一：政府對於應舉之政事，像烟人發烟迷。
- 五十二：地保索鄉愚賄，像流氓強搶。
- 五十三：差役索構訟人賄，像擄人勒贖。
- 五十四：佐貳小官，索商民賄，像叫化子乞一文。
- 五十五：州縣官索鄉紳賄，像妓女索纏頭，視有多寡爲喜怒也。

- 五十六：司道索差缺賄，像市僧爭貨價。
- 五十七：督撫索一切賄，像關卡徵罰款。
- 五十八：幕友索賄，像牙人取回用。
- 五十九：言官索督撫賄，像強盜打單。
- 六十：瘟癘客夜夜打茶圍，像紅候補日日上衙門。
- 六十一：今日外交家辦交涉，像懦夫懼內。
- 六十二：窮候補忽得優差，像麻雀輸極時，碰出清一色。
- 六十三：希望憲政之將來，像癡人說夢。
- 六十四：得與上司閹人換帖，像上海妓女得姘馬夫。
- 六十五：政府之懾於革命黨，像小兒怕黑。
- 六十六：近來大吏吸煙，像搢紳家婦女偷和尚。
- 六十七：妓女嫁人，像小鳥入籠。
- 六十八：以政府之眼，看國會請願代表，像踞門惡丐。

六十九：以國會請願代表之眼視政府，像頑歸父母。

七十：挾外勢以欺凌同種，像再醮婦欺侮前夫。

七十一：日本履，像六字

七十二：官場有所規避而請假，像學生賴學。

七十三：上海普通席面，像錢模，以圓桌面加於方桌上，恰成一外圓內方形也。

七十四：近來社會風氣，遇不愜意事，動輒聚衆會議，會議之結果，無非致一函一電於

政府，若政府置之不理，則又無可如何，像小兒賴地。

七十五：今日之言剔除中飽，像強狗勿吃糞。

七十六：酷熱時吃冰凍荷蘭水肚子裏，像鐵匠焯火。

七十七：心醉歐風，鄙夷祖國蠻爭野觸，語無倫次，像熱病夢囈。

七十八：外國小兒睡床，像俎。

七十九：漢口竹編搖籃，像簋。

八十：腳踏車，像大人國眼鏡。



- 八十一：長子與矮子並立，像卜字。
- 八十二：南人遇北人言語不通，像聾子對啞子。
- 八十三：今日政府謀政策之進步，像逆風張帆。
- 八十四：國民望國會之成立，像張果倒騎驢。
- 八十五：今日之預算表，像小鬼撒謊，不知他要哄誰也。
- 八十六：武夫於公事上簽行，像鬼畫符。
- 八十七：蠹蟲，像強盜，其來聲勢洶洶也。
- 八十八：蚤蟲，像剪絛。
- 八十九：蟹蟲，像穿窬。
- 九十：蠶子，像家賊。
- 九十一：惡神劣監講公益，像劊子手念佛。
- 九十二：地方官敲剝百姓，像強盜。
- 九十三：上官婪索地方官，像強盜老子。

九十四：革黨投誠，像寡婦再醮。

九十五：近年所行之小扇子，像燈蛾翅。

九十六：僅識之無之婦女讀彈詞，像我輩讀私文。

九十七：小孩滿頭癩子，像荔枝壳。

九十八：遍體楊梅瘡疤，像波羅蜜。

九十九：撞木鐘，像蒼蠅鑽紙窗。

一百：吳趸人日課滑稽談，像造言生事。

### 破缺不完之水滸

拚命三郎石秀，奉了宋江之命，到汴梁去勾當一樁公事。入到汴梁時，只見滿街上都是些錦衣豪奴，往來巡綽，石秀邁步前去，即被一個豪奴大聲喝阻。石三郎初到此間，不知何故，未便鹵莽，遂向旁人打聽。旁人道：「你原來不知，這一條官路，是蔡京蔡太師經手，給賣金人，只許金人行走，我們中國人休想踏進一步。」石秀聽了大怒道：「好好的中國土地，爲甚要賣與金人？」掄起扑刀，向那班豪奴殺去，嚇得那班豪奴，飛忙報與蔡京。

·蔡京嘆道：『他實在會拚命，我也只得讓他一些兒。』

武松打倒了蔣門神，小管營施恩，十分禮重，與武松結爲兄弟。同起同坐，異常親愛。一日施恩忽然接了他兄弟施福來信，說是因爲賄縱了逃犯，被本官用站籠站了，得知哥哥和武都頭過得好，務乞轉求武都頭，來救兄弟則個。施恩看了書信，便和武松商量，又把書信給武松看了。武松道：『武松雖然是路見不平，拔刀相助，却也分個是非皂白。令弟犯了官事，自當官辦。』武松不使過問。』施恩再三相央，武松怒道：『我不會管這鳥事，你叫他另尋鳥人，和他辦去。』

却說盧俊義在帳中，做了一場噩夢，微微閃開眼，看堂上時，却有一個匾額，大書天下太平四個青字。心中正疑訝，却又朦朧睡去，忽然聽見有人說道：『快請頭領去議事。』盧俊義起身，到得一個所在，只見宋江和衆兄弟，都在那裏列席而坐。宋江依然坐了第一把交椅。盧俊義便挨次坐下，悄悄問宋江道：『我們今天議甚麼事？』宋江道：『好教員外得知，我等兄弟一百單八人，都被選做諮議局議員，今日是開臨時會呢！』盧俊義方纔明白，只見會中議論紛紛，議了兩件與利除弊之事，衆人舉手贊成，只有李逵不服，出位大叫道

：「是辦得有利的，叫他們照樣辦下去，辦得有弊的，叫他吃鐵牛一斧，便萬事全休，還議甚麼鳥？」聲若巨雷。盧俊義嚇得一身冷汗，一驚而醒。原來還睡在梁山泊帳中，有兩個小嘍囉在帳外伺候，盧俊義忙問道：「衆頭領呢？」小嘍囉道：「方纔打劫了一夥客商，正在分金亭上大秤秤金，小秤秤銀呢！」

### 破碎不完之西遊

齊天大聖，過不得火燄山，反被鐵扇公主，一芭蕉扇，扇得他飄飄蕩蕩，身不由主，隨着一陣狂風，墮落一處人家屋頂上。大聖恐怕跌壞人家屋瓦，被人捉住，又要多費口舌，連忙搖身一變，變做個麻雀兒，站在屋瓦上，只見旁邊豎着一座沒門沒戶，不分層次的寶塔，寶塔四面，搭了架，架上站着幾個人，都拿了灰刷在那裏粉刷寶塔外層呢！但見那幾個人，似俗家頭髮太短，似和尚頭髮太長，心中暗暗納悶，因為要看個底細，便飛近一步，看見一個人屁股後頭，豎着一根銅條兒，就在那銅條兒站着，原來是外國的一個大廠家，幾個匠人，在那裏粉刷煙囪。大聖站的正是汽笛，他却不認得，正在出神之際，忽然嗚嗚的放了一聲汽笛，正在太聖脚下响起，嚇得他翻起筋斗雲就走，暗想這個人放得好响屁。

一頭想着，不期走到空中，和太上老君撞個滿懷，老君問其所以，大聖備說了一切，老君道：「原來大聖走到外國去也，大聖記念師父，不敢多談，便仍然駕雲尋着了唐僧等衆，誇說外國風景如何？」八戒道：「哥呵！那外國風景如何？你好歹告訴點給我。」大聖道：「不要說別的，那外國人放的屁，都比我們响得多。」

齊天大聖變做了牛魔王模樣，到火雲洞去戲弄了紅孩兒，然而終不能取勝，到底是到南海去，請了觀音菩薩，方把紅孩兒收服。皈依菩薩座下，心中依然忿忿不平。對菩薩道：「叵耐孫行者無禮，昌充了弟子的父親，討了弟子的便宜。」菩薩笑道：「論輩份他是你父親之輩，也不算討便宜。」紅孩兒道：「弟子的父親牛魔王，是身居王位的，他是個甚麼？敢做我父親。」菩薩道：「齊天大聖雖非身居王位，然而他的位分，也與王位差不多了，你就拜了他做乾老子罷。」

孫行者三番打死了屍魔，唐三藏不知就裏，只當他打殺平人，心中十分惱怒，立時寫了一封貶書，把孫行者貶了。齊天大聖出於無奈，拜辭了師父，駕起筋斗雲，回到花果山水簾洞，馬流二元帥接着，十分歡喜，登時聚集衆小猴，置酒接風，飲到快活時。大聖便把拜

唐僧做師父，到西天取經的話說了一遍。馬流道：「不知那唐僧有多大的本事，却敢做大聖爺爺的師父。」大聖道：「沒本事！沒本事！」馬流道：「既然沒本事，爲甚大聖肯做他徒弟呢？」大聖道：「你沒見過人事，如今世界上拜老師的，何嘗是要學他本事，不過是一條援引的路子罷了。」

弼馬溫嫌官小，反下天曹，在花果山水簾洞，豎起了齊天大聖旂號，玉皇大帝，派托塔天王，帶了哪吒太子，率領天兵征討。孫悟空出陣，聲稱若照齊天大聖的封號，封了我老孫，便萬事全休，倘若不然，休怪我反上靈香寶殿，教他龍床坐不安穩，哪吒戰敗之後，李天王便回天啓奏，把孫悟空的話照直說了。玉帝大驚道：「不料這野猴，居然要革命起來。」太白金星出班奏道：「諒這猴頭猴腦的東西，如何配講革命？不過想做官想的瘋了罷了。不信，只給他一個部曹之職，再賞他一個甚麼差使，包管他登時就山呼萬歲，頌揚聖恩。」

豬八戒跟隨唐僧去取經，忽然一日又起了凡心，思量跟了和尚，徒然吃驚受苦，不知何日方得成正果。不如暫時撇下了他們，獨自價去快活幾日，多少是好。定了主意，駕起雲頭

，一直回到高老莊，撞門而進，尋見了高翠蘭，大叫道：「姐姐！我來了也。」只見高翠蘭擁衾獨坐，臉色青黃，氣喘吁吁的說道：「你回來了，好了。」八戒道：「姐姐！你端的爲甚生起病來。」高翠蘭道：「你自跟了唐僧去取經，誰知那時我已經受了身孕，你前後不多幾時，我便坐蓐，生下一件東西來，不死不活，又不知是甚麼東西，把我氣成一病，至今不好。」八戒道：「東西在那裏呢？」翠蘭指着床下道：「那不是麼？」八戒定睛一看，原來是一個肉團團兒，非但沒有手足，並沒有耳目口鼻。八戒見了不由的怒從心上起，惡向膽前生，舉起九齒釘耙，用力一築，那肉團團兒。早一排列下九個窟窿，八戒低頭一看道，你這個沒有老子教訓，氣得母親生病的東西，雖然備了九竅，怎奈終不成人。

#### 四隻脚

穿洋襪者，必穿兩雙，以多一層則愈顯其潔白也。某老爺用一鄉下人爲僕，蠢蠢然一撥始一動，有類木石。一日老爺換襪，僕以一雙進，老爺命再取一雙來，僕如命而心中悶悶，若有所不解。既出，卽問人曰：「吾家老爺當是四隻脚的。」人嗤之，則應曰：「不是四隻脚，何以要着四隻襪？」

## 先河之導

客告余曰：『甲午中日之役，既定，有韓人二對，坐於山谿之旁，聽泉讀詩，抱膝長吟，俯仰自得。忽二日人至，欲渡澗而病涉，揮短杖使韓人負之，韓人乃脫衣解屨，各負一人，渡已而返，披衣拭足着屨，吟哦如故。君子於是不俟今日，而知有日韓合併之事矣。』語時一韓友在座，客顧之曰：『子以爲如何？』韓友曰：『唯唯否否。子之所譏者，不過以五十步笑百步。至於日韓合併，殊非敵國所願，以欲爲貴國先河之導，不得不然耳。』客爲之大慚。

## 剪髮問題一

朝士日來紛議剪髮，或問一般上海居人，誰是最不願自己剪髮者？誰是最不願他人剪髮者？余謂最不願自己剪髮者，當是一般滑頭少年，蓋以剪髮之後，無從炫耀其油光辮子也。最不願他人剪髮者，當是租界巡捕；蓋人盡剪髮，則彼捉人時，無復從前之便當也。

## 剪髮問題二

舊俗凡莽男子之撞入人家，調戲婦女者，爲其婦所捉獲，必剪其髮辮，而後縱之，所以示



辱也。今日朝士日議剪髮，使其說果行，則一般莽男子益無忌憚，而家有婦女者，又須別籌相當對待之策矣。

### 剪髮問題三

或問剪髮如實行，還易服否？曰：『易！惟冠西冠，衣西衣，而御中國之屨也。』問何以知之？曰：『子不聞杭州之風潮乎？彼一聞此信，帽業當業均起而反抗，獨不聞鞋業中人有附和之者，非其證歟？』

### 剪髮問題四

或又問剪髮之後，最吃虧者何人？最便宜者何人？應之曰：『最吃虧者，當是戲班中做三上吊之開口跳，最便宜者只有鬚鬚。』

### 剪髮問題五

或問實行剪髮之後，最獲剪髮之益者何人？曰：『和尚。』和尚不過先已無髮耳，益於何有。曰：『渠偶欲偷婆娘打野雞，只須換一套俗家衣服，即無可分別，社會不能議其後，流氓不能敲其竹槓，豈非大便宜事！』

### 剪髮問題六

或譏剪髮之舉，爲過於崇拜外人。夫外人可法之處甚多，何必學其形式哉？應之曰：「剪髮爲中國固有之俗，何嘗是學外人。」或不服，則曉之曰：「昔者斷髮文身，爲荆蠻之俗，古之荆蠻，甯非今之中國耶？」

### 剪髮問題七

或問剪髮之後，最吃苦者何人？曰「薙髮匠。」曰：「尙未。」曰：「絲線店之賣辮鬚者。」曰：「尙未。」然則何人？曰：「可憐一般專代人裝假辮者，一齊沒飯吃矣。」

### 剪髮問題八

初剪髮之時有二難，欲仍留一二寸許耶？則必先留短髮，二三月中有類居苦次。欲逕薙去，俟其再長耶？則又有二三月類乎和尚。爲孝子耶？爲和尚耶？初剪髮時，必居一於此矣。

### 剪髮問題九

或問剪髮之後，國中男子所用之梳篦，都歸無用。黃楊木者，骨者，角者，象牙者；不一而足，都棄置之，豈不可惜！應之曰：「是不必棄置，儘可運往安南印度銷售。或乃笑曰

：「不圖剪髮之後，竟多一種出口貨物也。」

## 資政院人物

某生自小出洋，留學十年，乃歸於本國，事多所不知。其鄰某翁，以齷齪起家，捐納得二品封職，生歸時，適此翁初度稱觴，賀客盈室。生窺之，見所懸壽幛壽聯等，皆有資政大夫字樣，不覺嘆曰：「資政院用了這等人，宜夫中國之衰矣。」

## 轉貧爲富

憂國者，每憂中國貧。以余觀之，估修一洋式宮房，動言若干百萬，則朝廷何嘗貧？遣一二親貴，到外洋閒逛一次，動支盤費，輒數十萬，則國家何嘗貧？一官之任時，蹤或行李蕭條，及其滿任而去，則千倉萬箱，陸行滿車，水行滿舟，則官何嘗貧？官之所以得如此者，無非剝削民脂民膏耳。一官去一官來，皆以剝削爲事，年年歲歲，更無已時，而民之脂膏，不卽聞告竭，則民何嘗貧？或曰：「如子言，中國當轉貧爲富矣。」

## 返老還童

中國向由外人譏爲老大帝國，卽吾愛國君子，亦不能自諱。自預備立憲以來，一切憲政，

均在預備時期，卽已成立之諮議局，自治局，資政院等，亦均在幼穉時代；以老大帝國，而忽轉入幼穉時代，是之謂返老還童。

### 二之與兩

二之與兩，義雖同，而有時斷不容假借者，吳人讀二若膩，音與一相近，北人每艱於辨別。有吳人與北人，約禮拜二有事，屢言之，而北人皆誤爲禮拜一。吳人豎二指曰：『禮拜兩也。』聞者莫不大笑。

### 紅豆腐湯

城中有富家兒，當秋收時，忽動遊興，自下鄉收租，佃戶奉承之惟謹，治饌享之，既歸，責令庖人作紅豆腐湯，庖人不解其法，烹調以進，均不謂然，曰：『吾於佃家且得嘗之，何吾家廚役，遂不及鄉人。』庖人走詢佃戶，則是日曾以猪血湯進也。

### 國會請願之目的可達

國會請願，第二次又不得達到目的，持消極的主義者曰：『諸君休矣！盍歸乎來？』持積極主義者曰：『努力進行，不達目的勿休也。』則有旁觀吃吃笑不休者，問何笑？曰：『

吾笑國會請願之目的，可終達到也。夫一次上書不允，則再舉代表，紛紛然函電交馳，於是再首途，再擬稿，再會議。半年光陰，已消磨於此中矣。迨書上而目的不得達，則依樣葫蘆，又爲之，仍不得達，又再爲之。每一次費半年歲月，九年預備，已過者二年。未來者七年，半年請願一次，苟積十四次，則目的未有不達者也。」

### 太遲太早

甲訪乙，乙享之，烹蛋作饌，臨箸嘆曰：「惜君來太早，若稍遲，則伏卵成雞，當殺雞享君矣。」他日乙訪甲，甲亦享之，削竹置篋中，出以奉客。臨箸嘆曰：「惜君來太遲，不然，尙是嫩笋也。」

### 冥王之言

某官死，謁冥王，見階下獄卒，皆牛頭馬面，戰慄殊甚。幸閻王色尙霽，始敢巡遶問曰：「此輩皆獸面，何也？」冥王曰：「此輩雖獸面，脖子裏却是人心。不若足下輩，視然人而者，反具獸心也。」言次，忽牛頭向冥王白事，官復又問曰：「此輩已具畜頭，何以尙能作人言。」冥王曰：「此亦猶公等之人頭畜鳴耳。」官退，判官請曰：「大王見了等此

畜官，而不惱恨何也？」冥王曰：「若見了此輩便惱，我便有萬億條性命，都要惱死了。」

### 喜鑲金牙者其聽之

鑲牙之風，於今爲盛，娘姨也，大姐也，妓女也；牙本不缺，必以金鑲之，蓋直以之爲妝飾品矣。或曰：「子所舉之三等，皆龜屬，烏得不鑲牙。」按據物理學家言，龜無齒。吾於是又有所悟焉，嘗人者輒曰烏龜。烏龜初不知其何所取義也。按龜無齒之說證之，蓋借無齒之音，嘗之曰無恥耳。

### 二皇五帝

某老翁，年七十餘，忽刻一私印，其文曰：「眼見三皇躬逢五帝。」見者嗤其妄，且曰：「如此狂言，不圖出於老叟也。」翁曰：「吾豈狂妄哉？吾昔年隨某欽使赴英，會德皇亦赴英。吾於跳舞會中，一日而見英德二皇，後又隨某欽使赴日，得見日皇，是眼見三皇也。吾生於道光朝，歷咸同光宣，豈非躬逢五帝？」

### 鄉老查功課

鄉老目不識丁，送其子入學堂讀書；每日放學，必向其子考查功課。第一日放學，問其子，今日讀何書。子曰：『今日先生教我讀第一課。』第二日又問，子曰：『今日讀第二課也。』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日亦莫不然。鄉老勃然大怒曰：『我送兒子去讀書，是要教他作文章的，如何先生只教他起課？』

### 暮夜金錢

某狎客，善於取媚所歡，夜半無人私語時，必餽以鉅金，或知而諷之，狎客曰：『汝何知？汝不見孝敬上司者耶？此之謂暮夜金錢，無此則不足以博其歡心；不足以博其歡心，即不能得其好處；故孝敬上司，與孝敬妓女，其揮霍同，其目的同，非久歷官場，久居嫖界者，皆不足與言也。』

### 作壁上觀

有慕某妓香名，相率訪豔於其妝樓者，至則妓適他出，俟之良久，不歸。牆上懸有妓之小影，縱觀以去。既出，人問得作劉楨之平視耶？曰：『否！僅得作壁上觀耳。』有食古而化者，咋舌曰：『渠家想有戰事，公等乃得作壁上觀。』

### 應了一句蘇州罵人語

婚嫁每於春冬行之，大約以新郎新婦拜堂時，例穿棉衣，故於春冬爲宜。若在夏秋之間，天氣炎熱，殊多不便也。卽日正午盛熱時，過某街，見一家鑼鼓喧填，絲竹迭奏，駐足觀之，則一對新郎新婦，正行交拜禮也。身御棉衣，新婦以帕蒙首，不可得見，新郎則額上汗流如瀉矣。倘使蘇州人見之，必曰：「該格！真正是熱婚。」

### 鼠輩之言

西人防疫，慮及鼠疫傳染，遂設法滅鼠，勸人畜貓，並代人家塞鼠穴，羣鼠恐歸於淘汰之列，遍發傳單，集衆會議，苦無對付之策，偵致一函於保畜會曰：「鼠亦畜也，公等奈何！」

嗚呼！聯俄耶？聯日耶？恐亦智與此鼠等耳。

### 姓到千字文上

百家姓一書，絕無文理，徒備爲告人姓氏之用。如姓趙，則曰趙錢孫李之趙；姓王，則曰周吳鄭王之王；等類是也。一人姓諸，人問其是撇未朱，抑言者諸。對曰：「諸姑伯叔之



諸。『問者疑曰：『百家姓沒有此句。』諸曰：『這一句不是百家姓，是千字文。』問者大詫曰：『人人都是姓百家姓的姓，你如何姓到千字文上。』

### 豈所以便貧民耶

新闢小北門外，開一重利盤剝之押店，時論多譏之。昨過其地，見此押店緊鄰，却開一米店。意者知貧民無以爲生，必並押衣物，乃能購米，故屹然並峙，此兩店以便貧民耶？

### 窮鬼終窮

乞兒死見閻王，閻王念其生平無惡，準其仍投人身，惟福命薄，僅得爲貧人。卽飭鬼卒押往途中，乞兒哀求鬼卒，擇一富家投身，鬼卒不允。曰：『冥君之命何得違？』乞兒求之不已，鬼卒堅執不從。乞兒默念，計不如私遁，彼其奈我何！策既定，忽見一家，門第顯赫，牆門內官銜牌，密列兩旁，大門燈籠如甕，念此必富貴家矣！瞰鬼卒不覺，突入內，果卽投胎墮地，舉目四顧，見房舍雖高大，而房中器具殊草草，父母衣服亦極襤褸，此是人家祠堂，其父母乃爲人典嗣者也。

### 讀別一個字

姑媳二人，不安於室，皆有外遇。父子二人知之，相約捉姦，果然兩對狗男女都被捉住，一齊送官究辦。官問知緣故，謂父子二人曰：『此係有了成語的，你兩個何苦多事。』父子二人驚曰：『偷漢子有何成語。』官指姑媳二人曰：『這叫做姑息養姦。』

### 還有一片瓦

京帥有嫖相公者。揮霍絕豪，車馬衣服金玉玩好，莫不爲置之，終且爲之營居室，構園林。而嫖者，乃因是而落拓。至於行之久之，且爲無袴公，以草繩繫片瓦，藉捶胯下。一日天雨，忽遇相公，高車駟馬，招搖過市，因冒雨攀轅求見。相公疑其乞錢也，將探囊作小賙卹，曰：『吾非求乞，有所問耳。』曰：『何問？』曰：『問昔年吾爲爾所營居室漏否？』曰：『漏將如何？』自指胯下曰：『如漏吾尙存一片瓦，可將去用也。』

### 一生不醉

同席數人，鬪酒轟飲無已。中有某甲，獨滴不入口，或曰：『酒有別腸，此言或不妄。』或又曰：『某甲量最豪，皆不及衆。』遂疑甲能飲，以巨觥勸之。甲窘極，或乃解之曰：『吾輩飲酒不醉不休，獨渠一生不醉，非量最豪者哉？』一座粲然。

## 自外生成

有無子而妻妒，不敢納妾者，不得已納外寵，生一子，妻不知也。經十餘年，子已成立，夫婦年亦高。一日婦誕辰，頗嘆膝空虛。夫乘機告以外寵生子事，意其年老妒衰，或可納之也。詎婦聞言，即大怒曰：『吾不要此不肖子。』夫愕然曰：『尙未見面，何以知其不肖？』妻曰：『是個自外生成的，有甚好東西！』

## 臭蟲大少爺

枇杷黃後，菡萏開時，款場中多一種輕薄少年，逐隊遊行，俗稱之爲荷花大少，或曰西瓜大少，或曰夏大少。皆言過此以往，便無踪跡也。昔年曾進以雅號曰螻蛄大少，以其不知春秋也。邇更爲擬得一號曰臭蟲大少。或曰：『是無意味，不過亦應時而出之意耳。』曰：『否！』曰：『以其討厭耶？』曰：『否！』以其臭名耶？曰：『否！』然則何所取義？曰：『以其必於此時此際，乃侍在枕席上討便宜耳。』

## 自治會缺點之現象

某省自治會，辦理多缺點。其鄉人戲即自治二字，各缺一筆，寫作目治會。就目治二字之

，訂爲章程，大約不出吊膀子主義。其章程冗長，不及備錄。且又囿於彼省方言，雖錄之亦多不可解者。僅記其會長，係舞弊學堂癩學生；曾充現世報主筆，發症學堂監督。

### 互問貴姓

甲問乙貴姓，乙曰：『姓孫。』問那個孫字？曰：『子旁加一糸字也。』曰：『原來是我的子孫之孫。』乙轉問甲貴姓，甲曰：『姓宗。』問那個宗字？曰：『寶蓋頭加一示字也。』曰：『原來是你祖宗之宗。』

### 奇稱

有欲學爲時事小說者，而苦於不知爵級之稱呼。或戲之曰：『向例小說家，皇帝稱萬歲，王稱千歲，由此推之，郡王當稱百歲，貝勒當稱十歲，貝子當稱一歲。』

### 世界是一家大藥店

別人種者以色，凡黃白紅櫻黑等是也。合世界言之，大抵黃白種人佔多數，紅櫻黑種遠遜焉。或曰：『若然，則仍爲優勝劣敗之徵也。』問何說？曰：『優者有用，劣者無用，此一定之理也。從未聞有用人中紅，人中櫻，人中黑者。惟人中黃人中白爲藥品，非其徵耶

？」聞者笑曰：「不圖全世界竟是一家大藥店。」

## 鐵面

昔年在茶室中，見流娼往來蹀躞，諸品茶者，咸目逆送之，因戲語人曰：「今世男子，皆以鐵爲面者。」或曰：「鐵面無私，世有幾人。」曰：「諸男子雖皆鐵面，惜夫女子之面，又皆是吸鐵石也。不信，但看流娼過處，諸人面皆隨之以轉，是其證矣。」

## 剪鬚與亡國之關係

某中堂對於剪髮一事，至有剪髮卽亡大清之語。不知歐洲各國，何嘗從古卽有剪髮之制。稽其歷史，剪髮殆不過百年。惟印度安南，至今仍束髮之制。自某中堂之眼觀之，印度安南，殆未嘗亡也。

## 別有見解之韓人

日韓合併之局大定，日人喜，韓人悲，理固然也。甯獨韓人悲？凡老大貧弱之國，皆當引爲覆亡之轍，黯然而悲者也。乃有某韓人者，聞此信而獨喜，或譏其全無心肝。韓人曰：「日爲東方強國，韓爲亡國，人皆知之。吾出，人皆目吾爲亡國之民，吾方引以爲恥也。」

今幸日韓合併，地圖中韓國之名詞，歸於消滅，則吾亦日人也。以亡國之民，一躍而爲強國之民，云胡不喜？」或益譏之，謂自他人視之，日人自日人，韓人自韓人，不作同等觀也。韓人曰：『誠如君言，他國人之視華人，何嘗分別滿漢，亦都稱之曰華人而已。』

### 會議阻止剪髮

朝局近有剪髮之議，夫髮之剪不剪，本無預於興亡大計，朝士可否於其間。紛紛議論，已不值一哂。則有社會中一種人，遍發傳單，開臨時大會，會議設法阻止此舉，以保全生計者，伊何人？伊何人？曰：『薙髮匠。』

### 髮辮之價值

聞外人新發明一法，能以頭髮織爲衣料，以故出資收買，不遺餘力。近我國朝士，適倡截髮之說，事苟實行，謂宜別申一法。令凡截下髮辮，統納於官，匯送中央政府，設一頭髮總發行所，以一萬萬條計，一條之值，以小銀元一枚，計其代價。乃得一千萬，尙足以取償一歲毛巾之益也。曩曾與人言，吾國人號稱四萬萬，歲用毛巾一項，以每歲四人合用一巾計，每巾之益，以小銀元一枚計，苟能勉用土貨，則歲存於國中者，一千萬。吁！况不

止此數也耶？况毛巾又爲舶貨之最微者耶？

### 也是引經據典

禁止刑訊、久見明文，而一般州縣官，熟視若無睹。禁者自禁，刑者自刑，天高黃帝遠，百姓固無如之何也？某令刑尤酷，每貫繩梁間，懸被訊者之手或足，以威逼之，或勸其不宜過酷。令曰：『這個吊民罰罪，是湯武行出來的。我遵用湯武遺法，還說我錯嗎？』

### 諧對

江南漁戶。每植斷河中，以界魚蝦，斷織蘆爲之，其稍僅及水面，有時或露寸許，舟行其上，則船底相摩以過，有卽此景，出一聯者曰：『過斷船搔背。』久無屬者。吳縣秦散叟爲之對曰：『砍柴山蕪頭，』聞者莫不莞然。

### 商量買棺材

舊家子中落而喪其親，謂人曰：『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吾不敢以稱家有無之說。非薄亡者，謹與諸君商，請爲我擇一棺。過佳者，吾力不足舉；過薄者，又殊非慎終之道；苟得富家用過之舊物，肯減價相讓者最佳。』

## 穿拷布

粵中拷綢，年已盛行於大江南北。其實粵中非僅出拷綢也，亦有拷布，貧多夏日衣之。有貧人丁憂，而穿拷布者，一富家子見之曰：『是物色近紅紫，死了老子娘的人，不宜穿此。』貧人曰：『汝家夏日所穿者，白紗白綢白羅，想都是死了老子娘之故。』

## 世態炎涼

今年天氣無定，八月初，忽大涼，老弱卸袷衣，猶覺涼侵肌膚。一般空心大老官，遂典去紗葛，贖取羅綢，以爲場面光。詎不數日，天氣忽然悶熱，雖解衣旁薄，猶復汗出如漿，空心大老官，遂大爲天氣所窘，匿不得出。或爲之解嘲曰：『甚夫！世態炎涼之令人可畏也。』

## 隨緣樂助

妓院記備酒之冊籍曰堂簿。某客偶見堂簿，戲改堂字爲緣字，且旁注隨緣樂助四字。或曰：『此挪揄浪子之語，說已陳矣。』客曰：『雖是陳言，然細玩得一個緣字，則此四字書於此間，確有真解，貼切不移。』



## 太夫子

或問婦致書於翁，當作何稱謂？坐客一時皆偶忘君舅之說，想與搔首致想。或曰：「婦致書於夫，例稱夫子。若以門生稱先生，爲夫子之例例之，當稱太夫子。」

## 引經據典

滬俗奢侈相尚，中人之家，偶遇喪事，出殯之日，必競排職事，雇用軍樂，沿街遊行，以示闊綽，觀者謂之大出喪。某日翔步馬路，忽遇大出喪者，其隨行之僧，各以逍遙傘一頂罩之，有叱爲無理者。或曰：「此是引經據典之舉動，未可厚非。」訝問何經典？曰：「豈不聞詩清人篇，有言曰：『河上』和尙同音。』乎逍遙。」

## 虛題實做

陰歷以月之十五日爲望，望則月圓，月月皆有望，望則月必圓，何以獨至八月之望，號之爲節，如是之慎重，如是之熱鬧，已不可解。且又製成餅餌，名之曰月餅，從而啖之。合中國各行省，莫不皆然。吾恐月球之面積雖大，終不足以供吾人之年年大嚼也。猶記某西書內載一條云：「某婦人對月，忽作遐想曰：『安得此月化作麵包。』今中國人吃月餅，

無乃虛題實做。」

### 忌諱鬧成笑話

某督夙多忌諱，偶節日，避僚屬謁賀，高臥簽押房中不起。其門生某，向允慕下文案，出入自由，衣冠半簽押房，就榻前請一安，意謂賀節也。某督怒，躍起捺某坐榻上。既坐，復捺使臥，某遑急請故，某督曰：「你也躺下來，我也給你請個安。」

### 大潮已經來了

今年入文家，測得八月十八日，潮水大漲，警告居民船戶，預爲之備。或曰：「今日四馬路一帶，大潮已經來了。」人問吾方從四馬路來，未見有水，子何所見而云然？對曰：「四馬路一班荷花大少，平日吃酒叫局，洩了今日八月十五，莫不以漂了之。夫一漂了之，非大潮何能爲？」

### 題小照詩

某君遊西湖，展蘇小墓，就墓前攝了一影。吳趼人見之，爲題一詩曰：「多情尙友到千秋，無奈埋香賸一邱，得與美人作翁仲，縱儕頑石也風流。」

## 召租一

殷富人家，每每年老，卽預置壽材，寄放於寺觀之中，歲加髹漆，此亦人子慎終之意，不得概以預凶事譏之也。某甲入廟，見有置壽材者，嘆曰：『如此佳品，空置可惜。』或笑問不空置，將如何？』甲戲拾石灰塊於材面，大書召租二字。

## 召租二

滬北某所，駐所辦事司員某，於所中自闢臥室，下榻其中，初尙勤謹。既而酒食徵逐，漸且留連忘返。久之有外遇，遂不歸宿，惟逐日照例到所一次，在公事房，料理各事畢，卽行，久不顧及臥室矣。一日入內取物，見帳簷之下，高標一紙書召租二字，不知何人所爲，乾笑而已。

## 召租三

某翁多內寵，粉白黛綠，列屋閒居，翁對之樂甚，顧不能無愛憎於其間也。一失寵姬請曰：『翁旣不喜我，遂不顧我，又不逐我，下堂求去，妾所不敢，願亦有一下情。願請於翁者，乞翁憐而允之。』翁問何請？曰：『替我貼一張召租。』

### 召租四

某文士，窮極無聊，炊煙屢斷，困餓不堪。一日踞坐路旁，於頰上帖一紙曰：『此口召租。』人問租汝口何用？曰：『租給人家吃飯去。』

### 召租五

某大令，以風厲著，奉劄權某邑篆，夙知邑多流痞。下車之始，命多置站籠，訪得痞棍姓字，按名遞案，分別枷責監禁，擇其尤者，置站籠中站斃之，一時閭邑肅然，站籠亦置而勿用。滑稽者爲帖一紙於上曰召租。

### 不怕他不來做我兒子

某甲，囊金將往畢債，道出某寺，入內少憩，見一人方與寺僧談因果。此人問僧，我無子，此是何因。僧曰：『汝不欠人債，人亦不欠汝債，何得有子？』意蓋謂克家令子乃還債，敗家蕩子乃索債者也。某甲聞之，囊金逕歸。人問其故，甲曰：『吾亦無子，此金且靳不與，渠欲索債，不怕他不來做我兒子。』

### 近視

某甲夙短於視，近赴南京博覽會，參觀一切，皆霧裏看花，隔簾窺影而已。頗苦旅館中蟬蟲太多，有擾清夢，乃思遷地爲良。一日入會場中，見一處大榜其門曰「水族館」，定於某日開館。甲大喜曰：「我卽遷居此中，豈不妙哉？」同遊咸笑之，甲曰：「他不是明明寫着，本旅館字樣麼？」

### 保護商務

自議禁彩票之後，一般賭徒，莫不竭力運動，希圖弛禁。及既實行禁賣，惟陽奉陰違，其市招上，僅糊去彩票字樣，而易以書籍洋貨等。某地竟有明目張胆，設攤求售者。攤旁植立一警兵，昂首他顧，若無事者然。路人見之，均極詫異，或曰：「此不足異，渠在此保護商務也。」

### 醫窮妙術

某醫負時譽，性滑稽，門懸一額曰「萬病回春。」蓋經其治愈者之所贈也。舊家子某甲，亦滑稽之流，造問曰：「先生榜其門曰萬病回春。僕有一病，不知能醫否？」問何病？曰：「窮也。」曰：「能！第須先叩病源耳。」問何謂病源？曰：「子以何故而致窮者，斯卽病

源矣。」曰：「吾初亦小康之家，以喜嫖，故遂中落。」醫急捉其手而反縛之，操刀而前，將捫其袴。甲大驚駭。問何故？醫笑曰：「汝之窮筋在此，將爲汝割去之耳。」

### 改革之比例

吳娘嬌怯，不耐痛苦，自小纏足時，即不肯十分收束。及至長大，蓮船盈尺，然較之楚娃楊女之纖不盈握者，未免相形見拙。至是始裝躡作僞，以飾外觀。近年天足盛行，大家閨秀，亦多作天然足。於是一般吳娘，亦不以碩大爲耻，撤去僞飾高底，改穿平履。自旁觀者視之，似天足而不免有縛束痕，似小足又不免露臃腫狀。滑稽者曰：「近日朝政之改革，何以異是！」

### 室人別解

亂及女僕，謂之搭脚，此風盛於吳會，竟有投身受僱時，即訂明此節者。風俗之頹，於斯爲甚矣。某甲犯此，未幾其妻死，不復娶，即以此搭脚之女僕爲妻，對人恆稱以爲室人。衆咸譏之，或爲之解曰：「是不足譏！凡用男僕者，皆稱之爲家人，則用女僕者，稱之爲室人；正宜室宜家之道耳。」

## 寓言一

富翁畜一狗，頗喜愛之。狗亦解博主人歡，亡何富翁中落，家人星散，豪奴逃亡，惟狗相隨如故，富翁異之。狗曰：『主人富，狗之所以求於主人者僅一飽；主人貧，狗之以求於主人者亦僅一飽，一飽之外無他求，此狗之所以異於奴輩耳，非必別具俠性也。』

## 寓言二

狐欲幻人形，將入市求人，人欲學狐媚，將入山求狐；遇諸塗，狐問人將何之？人曰：『將學狐媚也。』狐曰：『狐本不媚。昔者有狐能幻爲女形，而兼幻得其媚。媚出於人，非出於狐也，子歸而求之，有餘師。』人問狐，將何之？曰：『將學幻人形也。』曰：『昔者之求幻爲人形也難，今茲之求幻爲人形也易耳。』問何故？曰：『昔者人具人心，凡幻爲人形者，必先變其心爲人心而後可，是以難。今茲之人，無一非人面獸心者，若子輩欲幻爲人形，第持一假面具足矣，故曰易也。』

## 寓言三

猴於骸體之中，多一尾，遂終不得爲人類。羣猴中有倡言進化者，謂宜斷去其尾，以爲入

人類之漸。諸猴雖或有贊成者，而反對之徒甚衆。其言曰：『人類固不可以斷尾之一蹴而幾，而先亡吾尾，是先亡吾猴族也，吾必以死力爭保吾猴粹。』君子曰：『斷尾有切膚之痛，羣猴之保之也，亦自有其理在，奈之何！』

### 寓言四

蝟與蛇處，蝟見蛇之柔而滑澤也。曰：『若何以自固，如吾者，獵人來，吾張其刺以俟之，彼奈何近我！若子者，直提而挈去之耳。』蛇聞之，亦殊自惴慄。俄獵人至，蝟蟄伏，蛇躡免，獵人囊蝟去，蛇遙謂之曰：『若奈何不張其刺！』

### 寓言五

鼠穴於牆下，家焉。生齒日繁，遂憎其穴隘，將擴充之。於是穴於穴外。穴愈廣而牆下基礎愈虛。風雨驟至，牆圯而穴陷。羣鼠嘖嘖曰：『不圖吾張吾之範圍，而亦招天之妒也。不然，胡爲而陸沉我？』

### 寓言六

鳶飛戾天，而沉其影於淵，魚見之，謂鳶之果能入淵也。默自計曰：『吾乃不能戾天，無



乃有媿於鳶乎？』他日鳶集淵渚，魚就商之曰：『吾欲戾天，而病未能也，子盍挈我？試爲之！』鳶諾，負魚而起，翱翔雲外，已而下集，釋其魚，視之腐矣。

### 寓言七

主人厭鼠，乃畜貓，將以捕鼠也。鼠偵知貓饑，相率覓餌以賄之，貓飽食無捕鼠志，且德鼠，而鼠之跳梁益甚。主人患之，設捕鼠機，置餌以待，鼠未之見，貓先見之蹈焉，竟以身代鼠之死也。

### 罵自己

照象之法。至近日而愈精。從前用溼片時，必照半晌始成，乾片出後，其捷不及一瞬。更有一種快鏡，人手一具，即可爲之，不必師傳矣。然亦必善測光影，方克有濟。不然非過光無影，卽過黑成一黑團矣。某甲購得快鏡一具，先試自照，百照不得法，不覺自沈吟曰：『此之謂畫虎不成也。』滑稽者聞之而笑。甲亦旋自悟曰：『呀！我罵了自己也。』

### 又罵了自己了

吳趸人日課滑稽談一則，俾閱者發一大噱。然每每苦思不得，或曰：『子徒自苦耳，何苦

擔任此事！」吳曰：「汝不省得，這是我特別的一種賣笑生涯。」

### 聽訟

某書腐，僥幸一第，出山作宰。初聽訟，以所坐椅離公案太遠，鞠躬起，反兩手，擬自拉近之，而椅重不得動，遂大斤差役等無用。及問案至一半，尙無頭緒。忽起立退入，役等以爲退堂矣。傳呼退堂，令急返身連搖手曰：「不是退堂！不是退堂！我去撒尿，還要來的。」

### 奏壽禮

有送人壽禮者，已備壽幛，壽屏，壽聯，壽燭，壽麵，壽酒，壽包，壽桃；八式。猶搔首躊躇曰：「能配夠十樣就好。」或曰：「不消配得，到了拜壽那天，你親自去拜壽，便足足十樣了。」其人問何故？對曰：「已經有了八樣，再加你這壽頭壽惱配起來，不是足足十樣麼？」